

■新作聚焦

叶弥长篇小说《风流图卷》:

人生的形式

□韩松刚

在叶弥的长篇小说《风流图卷》中,消除一个人思想痕迹的最彻底方式,就是消灭他的肉体,比如枪毙常宝;解决一个人精神苦恼的最绝佳方式,就是让他从这个世界消失,比如柳爷爷自杀。这是两种最极端、最有效、最惊心动魄的方式。这些被“革命”、被“改造”的身体和灵魂,在叶弥的笔下,留下了深长的意味。

“身体”一词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缺席,但都曾被深度遗忘和过度消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拒谈身体。又有一段时间以来,文学非身体不谈。文学与身体,既貌合神离,又藕断丝连,伤害着一代代人的审美趣味。关于灵魂,同样如此,好像这是两个可以随意分割的雌雄体。

叶弥的小说是一种自我的写作,所以她会在小说中说,“自我是最伟大的,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才会推己及人地爱别人,才会对这个世界有责任心。”《风流图卷》写的是身体的突围和人性的挣扎,写的是如何爱自己并完成自我在黑暗中的救赎。弗洛伊德说:“自我首先是一个肉体的自我,它不仅在外表是一个实在物,而且它还是自身外表的设计者。”脱离了肉体,灵魂无处可栖。“肉体”在叶弥的小说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她从小一具具肉体开始,认识每一个自我,勾勒不一样的人生。

《庄子·齐物论》中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意思是说,人的形体一旦形成,就决定了这一生的生活和存在方式,直到死为止。读叶弥的《风流图卷》,一种难言的悲伤总会弥漫开来,漾出与庄子异曲同工的思想志趣。正如南帆说:“躯体又是深刻的悲哀之源。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这样的悲哀就是——心为形役。”“成形”便是有,“待尽”趋向无,人生种种,不过是有无之间。

加缪说,任何小说都是“形象化了的哲学”。此言不虚。叶弥的小说有着深刻而厚重的哲学意味。这种哲学意味首先表现在哲理化的语言,“天穹之下,渺小如我,原是融合于自然的一样物件。”“我们纠缠不休的命运,我们或远或近缘分,我们的真诚或招招……都来自个人的想法。”“这场批斗会具有一种甜美的诱惑力,每一个人都混在人堆里,怀着单纯的观赏心情,看戏一样,看待这场批斗会;她的生死,由国家负责,别人不操心。”这些理性而感伤的话语,触发着我们内心的波澜,影响着我们认识时代、感悟人性、理解自我的途径和方式。

其次,是“身体”哲学的表达。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经历着“身体”的革命,有的是主动的,比如“我”把自己剃成光头;有的是被动的,比如张柔和把身体交给一个并不爱的人;有的是极端的,比如隔壁夫妻的双双自杀;有的是残酷的,比如“我”的被强暴。限于篇幅,不再列举。这种身体的反抗,既有对社会秩序的不满,也有对自我命运的改变,甚至于暗含着堕落和放纵的气息。在叶弥这里,谈论身体,就是谈论自我存在的价值和介入世界的方式。叶弥自己也说:“逝者如斯夫,时代的把戏玩得让人眼花缭乱,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内心的伤痛,我们追求真理的心。”伤痛和心灵,无不关乎于身体。

最后,是人生的哲学化。叶弥的小说,流露出本真的老庄哲学。“退回自己,是为找回素朴初心。”叶



叶弥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一个遍地烟火、风流漫漶的人间故地,一个历史无情、人性暧昧的现实渊薮,在这里,有的灵魂倒下、散去,有的灵魂麻木、呆坐,但总有一些灵魂站立、生长,给人以温暖和希望。

弥在《风流图卷》后记中的这段话,既是对自己真实生活的描摹,也体现了她朴素而真诚的写作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的这些见解,十分圆满地契合了叶弥当下的创作状态。“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僥来,寄也。”“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的这些谨言,则与叶弥小说中诸多人物的生命情状产生了极大的哲理共鸣。

人生有形。因此,人们常常感叹人生百态。我们每一天的存在,不过是努力获得一个被社会、他人认可的“形式”。由此,每一个人生都有着不同的形式,这人生的框架之中充溢着不尽的困顿和痛苦,也洋溢着各种片刻的欢愉和幸福,这形式的骨骼之上既附着着自然的人性流露,也攀附着扭曲的变形人格,软弱或坚强、正直或堕落,既有生的活泼的气息,也有死的颓废的气味。但这绝不是文学要表现的最终旨归,它要获取的是这变异人生形式之外的另一种理想人生。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叶弥和沈从文想必没有人生的交集,但在文学观上,竟有着如此的相投。《风流图卷》中一切令人唏嘘感叹的命运起伏,都裹挟着时代的嘈杂和个人的悲楚,清晰如昨、历历在目一般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这显然不是这幅画卷上叶弥最为关心的,她念念不忘的是“色和食,不仅是人的本性,还关乎人的灵魂”,是那些用来享受的日子,是叫人活得要从容,是人要像潮水一样勇敢,大声喊着:“我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

但命运无形。自由的代价往往超乎想象,柳爷爷的自由是通过自杀获得的;常宝的自由是被杀获得

文学评论

■创作谈

这部小说,写得艰难。2008年初春,我搬去了一个临近太湖的乡镇结合处。说到底,是自我较量。那时侯诸多不满,对自己尤为不满,觉得自身浮躁,身体也欠健康,无来由的失眠。生活上没有目标,写作也找不到动力。搬家那天,夜里无电,我点亮蜡烛,收拾乱摊子,从城里带来的三只猫在新家里忙成一团,小猫猫小黑妹一直在怂恿小公猫老虎出门探险,鼓励、安抚、威胁、责骂……十八般手段全用上,老虎就是不出去。后来我便从地上捡起一书,席地而坐,看了一阵,心渐渐地平,听到外面四处有声,便开门出去。外面漆黑一片,黑暗中,盛会开始,各种自然之声陆续撞入耳鼓,蛙声、虫声;夜游的蛇、黄鼠狼、狐、刺猬……偶尔一阵莫名的风卷起尘土,不知是哪路神鬼路过。

退回自己,是为找回素朴初心。整理院子,种菜种花种树,几乎与世隔绝,朋友们嫌我住的太偏,交通不便,难得来一次。几年住下来,我倒把身体养好了,不头痛、不胃痛、不失眠。外面刮台风,地动山摇,我也是沾枕就睡着。

于是第二年,即2009年开始写《风流图卷》,打算写四卷。随意在过往的时间里取了四个小说时间段:1958年、1968年、1978年、1988年,各一卷。每卷十几万字,整个小说40多万字。什么时间段并不重要,另选四个时间段也一样,时间是小说的背景,只限于时间的价值。对于我小说中那些奋斗者来说,时间只是水,混浊的清澈的、湍急的平缓的,都挡不住他们追求幸福的船舟。

2009年春,我开始写第一卷。到2014年5月,《风流图卷》第一、二卷发表在《收获》杂志上。2015年,我着手写《风流图卷》的第三、四卷。准备在两年内完成它。但是,越写越觉得不对劲,好像什么地方出现了大的问题。写到6万多字的时候,再也写不下去,觉得文字无力、无趣。

回过头去看《风流图卷》第一、二卷,一看看出了一身冷汗。曾经以为自己写得不错的小说,其实毛病很多。

这个要谈到我写小说的习惯和我对小说的理解。我写小说不爱预先构思,如果构思好,一定会放弃写它,觉得再写就没有意思。我写小说的习惯是:心里一无所有地坐下去,从无到有,享受人物和故事发展的过程。这个写作习惯令我很是享受,但也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小说全凭写作时的灵感驱动,而灵感又受当时的身体健康、环境、心情和小说题材所限,有时候会写得好,有时候又会写得很不好。短篇小说可以用法,中篇小说也可以偶尔为之,长篇小说一定不能靠灵感写作,要靠全盘的构思。

构思长篇小说的思想,也就是灵魂。构思的过程,也就是寻找思想的过程。每一部小说里面,都包含着它本身具有的内在的思想。就看作者是否找得到。问题是,我从写作开始,就把写作的“有趣”放在第一位。写作长篇小说时,把写作的重心放在“有趣”上,必定会变得无趣。

我暂时放下长篇的写作,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用以探索一下不同的写作方法和理念。写完这批短篇小说,我明白了一些东西。然后开始寻找我这个长篇小说里具有的思想性,并明确它。到了2017年下半年,我想通了诸多问题,我也幸运地找到了这部长篇小说应该具有的灵感。长篇小说的灵魂,就是人物的灵魂。

这时真的也很疲惫了。不说为了什么写作的理想而奋斗,先说住到乡间9年,收留了无数没有生存能力的猫狗等小动物,我给予它们重生,它们也助我“养性”,我深信它们还替我消前世之业和今生之罪。与它们打交道久了,会明白什么才是最自然的生活态度。

虽然已疲惫了,但我知道,第一、二卷一定要做修改,不修改的话,我无法写第三、四卷。打起精神,开始修改,心无旁骛,足不出户。多年不失眠的我,为着小说里的一些事整夜难安,独自在房中踱来踱去,睡着时又开始做凌乱的梦。这段煎熬的日子,它的意义在于:我在不断自我怀疑中最终建立了一个最简朴的信心,极端的认真本身就有强大的价值体现,这种价值体现冲淡了一些虚荣,填补我人生中虚空的那一块,使我更具有“土性”。与飞扬跳脱的灵感相比,与轻灵横溢的才华相比,我现在更喜欢顽固的、稳定的“土性”,它让我对自己有着随遇而安的自由。

2018年6月初,《风流图卷》第一、二卷就在十几米外的建筑工地日夜建造高楼大厦的各种声音里修改完最后一稿。删掉了七八万字,增补了五六万字,成为现在这个模样。修改完的那一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解脱,无关文字,而是解脱了人生里许多妄念。这是幸福的一刻,从1994年正式开始写作时,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时间让我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是这部小说给我带来的意义,我感觉到是它引领着我成长,成长的全部内容就是识得“命运”二字。不识这两个字,奋斗无意义。为了寻找到更好的思维方式,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根植本土的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

——徐州文学现象的背后

□高璐

■评 论

徐州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五省通衢之处,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丰赡的汉文化滋养了一大批文人墨客。自改革开放以来,徐州籍作家在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众多奖项中,频频折桂,成绩傲人。尤其是近年来,徐州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热潮,展现了新的气质,体现了新的风貌,形成了令人称道的“徐州文学现象”。

既为现象,必有其因。所谓成就,绝非一日之功。对于徐州的文学现象,有人总结了三个特点,即徐州作家老少同堂竞技、各文学门类齐头并进以及它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汉风意义。的确,在徐州作家群体中,资历较深的如赵本夫、周梅森等人,他们的写作引领了一个时代徐州文坛的发展,并且笔耕不辍,仍有佳作陆续问世。近年来,徐州涌现的“70后”作家中,小说作家叶炜、儿童文学作家龚房芳、网络文学作家骁骑校等人均展现出惊人的创作力,成为徐州文坛的中坚力量。不惟如此,徐州的文学类型丰富多彩,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以及新起的网络文学应有尽有。在小说领域,长篇、中篇、短篇、微型小说各有涉及,散文、诗歌获奖频频,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网络文学创作逐渐走向成熟。此外,徐州丰厚的汉文化的历史积淀,使得徐州的文学浸染上其特有的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这是徐州地域文学的特色,也是徐州文学现象区别于江苏省其他地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汉文化底色、煤炭城市特色、刚柔相济的创作风格成为徐州文学现象的重要内涵。

徐州作家兼备多种文体,显示出独特性。在小说创作方面,从上世纪40年

代出生的赵本夫到50年代出生的周梅森,从60年代出生的张新科到70年代末出生的叶炜等人,形成了良好的创作梯队。赵本夫是一位创作产量颇丰的作家,他的“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以历史记忆的追问这一视角,对历史、记忆中的土地以及人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尤其是通过土地来反思历史、反思人类文明的进程;新作长篇《天漏邑》在文学界收获不俗的反响。周梅森因政治题材小说一举成名,《人民的名义》《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我主沉浮》等,使其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在创作政治题材小说之前,周梅森还曾创作了许多乡土小说。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向雨花台烈士致敬。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用“新乡土”写作的笔法向我们展示了他笔下的苏北鲁南,以及突出表现苏北是一块“福地”的创作理念;此外,叶炜的首部动物题材小说《狼王》也于今年面向广大读者,展示其题材创作的多样性。除此以外,杨刚良的《大爆临界》、刘东衢的《黑河的孩子》、白丁的《妹妹的上海之行》、曾宪涛的《遇事打这个号码》等作品,均引发一定关注。这些不断涌现的、势头强劲的新锐小说作家,为徐州小说创作队伍增添光彩。

在诗歌创作方面,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徐州诗歌创作者中,以王辽生、程乐坤为代表。王辽生的《雪花》《黑蝴蝶》,程乐坤的《春神的诉辞》《秋赠》《红指甲·黑胡须》等诗集广为流传。进入新时期以后,徐州诗坛涌现出了丁可、陈广德、日月兰、吴允锋、周长风、周勤、谢冰清、邵

舟、海舒、于琦等诗人,在现代诗歌领域做出了贡献。其中,日月兰的诗集《收割青春》、郁舟的诗集《生命里的温柔部分》、海舒的诗集《流浪的太阳》以及于琦的诗集《玻璃风铃》较为著名。当下的徐州诗坛又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高峰期,代表诗人有西川、胡弦、丁可等。西川的代表诗集有《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深浅》等,他于收放自如中展现了别样的诗风,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胡弦的代表作品《沙漏》“是对现实、历史、时间的深刻体现,赋予了诗作疼痛和悲悯的气质。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邃的经验融入,又使文本情感背后的理性成色显影,体现出可贵的‘思’之力量”。乡村诗人丁可“始终在土地上行走、耕耘、歌吟,他用丰沛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和质朴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田园、庄稼和乡民的爱与忧思”。

在其他文体方面,新世纪以前的散文中,以张成珠的“望海楼”系列散文为主要代表。新世纪以来,徐州涌现的散文作家中,朱群英的《能不忆江南》、周淑娟的《纵横红楼》《宝钗的丘壑》《黛玉的峥嵘》《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王建的《走过最遥远的风景》均从不同方向显示了各自的散文创作实力。

徐州的儿童文学愈发成熟,龚房芳的《小猫不吃鱼》《星星点点》《瓢虫夫人的下午茶》《如果一只猫遇到另一只猫》等诸多儿童文学代表作中,《如果一只猫遇到另一只猫》“情感饱满而叙事克制,想象自由而结构精巧,生趣盎然而文字优雅,以丰富的灵感和细腻的体恤,呈现出一个澄澈天真的儿童世界”。此外,徐州儿童文学创作者中,伊尹的作

品也逐渐步入佳境,获得读者喜爱。

近年来,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成为新的文学现象。许多网络热播剧、热映电影,都是由网络小说改编而来。徐州在网络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骁骑校的《匹夫的逆袭》“以纯熟的类型小说技巧,将悬疑、动作、探案等题材与元素交错融合,故事节奏的把控张弛有度,叙事画面具有充分的电影镜头感和风格调性。其‘反抗’和‘不平则鸣’的主题,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此外,血文、忘语、烈火滔滔、石章鱼等网络作家也引起网络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徐州对纪实文学也格外关注。陈恒礼的《中国淘宝第一村》以敏锐的目光,描述了沙集镇农民利用互联网媒介成为“中国淘宝第一村”的过程,展示了中国农民的思维创新,体现了报告文学关注现实、表现时代的优秀品格。肖俊志的《主人——来自徐州下水道四班的报告》,李风宇、刘振坤、孙梦的《一城青山半城湖:老工业基地振兴徐州样本的十年观察》,叶炜的长篇纪实文学《样板:马庄精神文明建设纪实》以不同地区为样本,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与变迁。

当前徐州各文学门类齐头并进,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作家队伍中,新生代作家(主要指“80后”、“90后”)还没有形成声势;徐州的地域文学创作虽取得一定成果,但还没有形成鲜明的文学风格。这些都有待于徐州作家继续努力。

不论如何,当下的徐州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现象,根植徐州文脉,创作出具有汉风特色、本土韵味的作品,是当下也是未来徐州文学的主要基调。

(上接第1版)

路遥的文学创作道路,就是呕心沥血、潜心创作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路遥的成功,与他秉持传世之心、呕心沥血打磨精品的创作态度是分不开的。路遥后来回忆,他创作《人生》时,曾经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黑夜,浑身如同燃起大火,经常深夜在其招待所的院子里转圈行走,甚至引起了招待所所长的担心。动笔写作《平凡的世界》之前,路遥为了充分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and 人民生活形态,专门找来十年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省报地区报的合订本,逐月逐日仔细翻阅,最后甚至磨破了手指、只能用手掌翻动纸张。为什么要做这样繁重而琐碎的工作?路遥自己给出过解释,他说:“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平凡的世界》写到第三卷时,路遥已经有了肝腹水征兆,开始大口吐血。即便如此,路遥依然坚持写作,最终终在疾病把他击倒之前完成了整部作品。这种不草率、不浮躁、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的创作态度,令我们肃然起敬,这也是他的文学作品能够真正走入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路遥的文学创作道路,就是秉承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塑造时代新人的道路。路遥创作的高峰期在20世纪80年代,这在时间上与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时期大致重合。路遥认真地阅读、思考和学习过中外文学史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但他本身并没有简单地被一时一地特定的文学风潮席卷了去,而是秉承着现实主义精神创作了《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在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精神的同时也拓宽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道路。以《平凡的世界》来说,双水村的变化,构成了中国城乡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变化缩影。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而孙少安、孙少平这对小说主人公,体现着时代的精神高度和深广的社会内容,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至今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记忆中深入人心的时代新人的典型形象。《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路遥说,作家的劳动,是要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通过一种经典性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平凡的世界》这份交给历史的答卷无疑是令人满意的,同时也再一次印证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强大而坚韧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作为一位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倾尽全力书写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优秀作家,路遥所坚持和开拓的文学创作道路,对于新时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希望广大作家能够学习和继承路遥书写时代的雄心、热爱人民的心怀、忘我投入的创作态度和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文学定力,把质量作为作品的生命线,潜心创作,勇攀高峰,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文学作品,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